

隔帘花影

〔清〕无名氏著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隔 帘 花 影

[清] 无名氏 著

导 读

导 读

《隔帘花影》又名《三世报隔帘花影》，四十八回。不题撰人。较早版本有本衙藏版本等。书前有四桥居士序一篇，或谓四桥居士当为作者化名。又，刊于康熙年间的章回小说《快心编》，有四桥居士评语，则本书与《快心编》当为同时作品。清末平步青在《霞外捃屑》中又称本书为清初大文学家吴伟业所著，实为一种传闻，不足凭信。

本书实为丁耀亢《续金瓶梅》的改编本。在保留主要故事情节的前提下，改编者对原书做了较大的增删调整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改动，《金瓶梅》将故事地点虚拟在东平府清河县，《续金瓶梅》径称清河县，本书则改为东昌府武城县；对书中人名也几乎全部做了改换，如西门庆改称南宫吉，其转生的沈金哥改称贾金哥，吴月娘改称楚云娘，其子孝哥改称慧哥，小厮玳安改称泰定，丫鬟小玉改称细珠，秋菊改称金桔，孟玉楼改称卢家燕，李瓶儿改姓陶氏，

隔帘花影

绰号银纽丝，其转生的袁常姐改称方春姐，潘金莲改姓木氏，绰号红绣娃，其转生的黎金桂改称鲍丹桂，春梅改称红玉，其转生的孔梅玉改称卞香玉，孙雪娥改称袁玉奴，另外，陈经济转生的刘瘸子改称侯瘸子，应伯爵改称屠本赤，花子虚改称沈子金，蒋竹山改称毛桔塘，苗青改称胡喜，等等。其次，对正文也做了一些改写，如重写了第一回，主要交待了西门庆生前的家庭情况和所犯罪业；孙雪娥和孔梅玉所嫁的金人贵公子改为汉人，等等。二是删削，全书约删去了十八回左右，剩下的各回也做了多少不等的删减，删后共编成四十八回。删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（1）拥宋反金的历史故事，如徽钦二帝惨死于北漠五国城，使臣洪皓被拘于辽阳，宗泽、韩世忠、岳飞等人的抗金业绩，宋高宗谋私误国、苟且偷安，张邦昌、秦桧等人卖国求荣，等等；（2）寓意反清的故事，如刘学官遇仙归隐，丁野鹤预言天下兴亡，活阎罗判案伸明天意，等等；（3）西门庆等人在阴曹地府的活动和遭遇；（4）一些大段落的曲词；（5）一些零星穿插的讽刺故事；（6）绝大多数的议论文字。三是调整，全书的情节结构，经过大幅度的调整后，可分为五个大段落。第一、三、五这三大段是从宋朝方面写的，集中写吴月娘、西门孝哥、孟玉楼等人的悲欢离合、追求善果的故事。大致形成了一个支撑全书的骨架。第二段主要写西门庆、李瓶儿等人的转生故事，第四段主要写潘金莲、春梅等人的转生故事，应伯爵、蒋竹山、苗青等人恶贯满盈的可耻下场也在这部分写出。这两部分是从金朝方面来写的，特别是描写了金人的颓风败俗，一些不太适当的性描写也未删除，仍具有较强的暴露性。经过以上的整理，此书的故事情节更加集中，

导 读

也便于阅读，更像是《金瓶梅》的续书了。但是，虽仍以宋金斗争为历史背景，其政治色彩却大大淡化了。

此书问世不久，便被视为“淫词小说”而遭禁毁。直到清末的禁毁书目，仍列有此书。近年以来，始见正式公开再版。

(薛洪勑)

目 录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 一 回 |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| (1) |
| 第 二 回 |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 | (9) |
| 第 三 回 | 楚云娘惊恶梦舍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 | (17) |
| 第 四 回 | 祸机深财未用时先丧命 天报速人才杀处早伤身 | (24) |
| 第 五 回 | 衔冤贼妇激忿出首仇人赃 无义贪官负德妄刑恩主母 | (35) |

隔帘花影

- 第六回 白眼无情谁怜五岁孤儿 (44)
黄金尚在可惜四条贪命
-
- 第七回 富室贫儿生理金受报 (55)
前愆孽女死对案归娼
-
- 第八回 武女客乘高兴林下结盟 (67)
文学官怜孤寡雪中送炭
-
- 第九回 屠本赤掠卖故人儿 (75)
楚云娘途逢旧仆妇
-
- 第十回 南宫吉梦谈今昔事 (82)
皮员外魂断绣帘前
-
- 第十五回 李师师铺排风月好色贪财 (93)
沈子金卖俏行奸先娘后女
-
- 第十二回 皮员外使憨钱买臭厌 (104)
沈子金涂假血庆新红
-
- 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提防一时催百辆 (114)
再难来拼不得半夜赋桃夭
-
- 第十四回 薄幸郎见金先负义 (125)
痴心妇临死尚思人
-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五回 | 马玉娇美人局骗痴儿 沈子金浪荡身落圈套 | (136) |
| 第十六回 | 樱桃女有义情恋主投江 千户子无廉耻吹箫乞食 | (145) |
| 第十七回 | 客船上萍踪遇旧人 给孤寺鸟栖食残米 | (152) |
| 第十八回 | 高秋岳君子心义送云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 | (164) |
| 第十九回 |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| (172) |
| 第二十回 | 淮安城下萍飘寡妇泣穷途 青浦舟中星散离人惊会面 | (180) |
| 第二十一回 | 花园营有女伤春 汴河桥无心遇旧 | (187) |
| 第二十二回 | 老守备双斧伐枯桑 俏佳人同床泄邪火 | (195) |
| 第二十三回 | 淫女奔邻托风雨夜作良媒 书生避色指琉璃灯代明烛 | (203) |

隔 帘 花 影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四回 | 武城县乔美传书 齐王府宝儿得意 | (209) |
| 第二十五回 | 皮员外冤恨诉从头 李师师风流不到底 | (222) |
| 第二十六回 | 青楼秽地鼎分三教堂 大觉正宗旁参百花法 | (233) |
| 第二十七回 | 二美女海淫游佛殿 一老尼惑众念莲经 | (241) |
| 第二十八回 | 观邪教女郎应乱性 闹斋堂贫婿忽逢妻 | (253) |
| 第二十九回 | 严父拜友窥破绽 浪子逢妓意着魔 | (260) |
| 第三十回 | 风流子逢怨偶严亲毙命 美娇女遇情郎慈母相依 | (268) |
| 第三十一回 | 抱病怀春空房遭鬼魅 贪花惧内借馆效鸾凰 | (276) |
| 第三十二回 | 母夜叉强逞今世凶 袁玉奴梦诉前生恨 | (282) |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三回 | 侯瘸子思得妻忙忙告状 丹桂姐因着鬼夜夜失魂 | (291) |
| 第三十四回 | 小莫破大难容备尝淫苦 人醒龊鬼风流悟入空门 | (299) |
| 第三十五回 | 莲净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参明宿业了残生 | (306) |
| 第三十六回 | 毛橘塘一服药妄居富贵 胡员外百万户献作人情 | (319) |
| 第三十七回 | 小人有捷径借财宝以投诚 奸恶无他能选美人而献媚 | (330) |
| 第三十八回 | 胡员外消众怒细细分尸 毛橘塘泄公忿团团受箭 | (344) |
| 第三十九回 | 董翠翠被骗烹鸡 屠本赤丧明喂狗 | (351) |
| 第四十回 | 月岩师破佛得珠 赵居士捐家造寺 | (362) |
| 第四十一回 | 老寡妇痛无儿甘祝发 小孝子浪寻母忽遭擒 | (369) |

隔帘花影

- 第四十二回 兑环妇无意逢夫 (376)
访主仆甘心独宿
-
- 第四十三回 小劫贼献僧为佛宝 (382)
大因缘选婿赠丝鞭
-
- 第四十四回 鸳鸯帐和尚婿谈经 (389)
虎狼穴盗贼妻赠衲
-
- 第四十五回 要寻消息贴乡贯十方堂 (398)
误听姓名枉奔波甘露寺
-
- 第四十六回 离别久母子当前全不识 (408)
缘法至主仆对面恰相逢
-
- 第四十七回 宿孽偿完儿见母 (416)
新缘另结客还家
-
- 第四十八回 仁义不亏金藏大开佛法 (423)
孝慈具足莲台现出人伦
-

第一回

第一回

生前业贪财好色
死后报寡妇孤儿

诗曰：

古今何地不欹倾，独有青天一坦平。
无臭无声疑混沌，有张有主最分明。
饶他奸巧逃王法，任是欺瞒脱世评。
论到冥冥彰报应，何曾毫发肯容情。

又曰：

苍苍不是巧安排，自受皆由自作来。
善恶理明难替代，影形业在怎分开。
突当后报惊无妄，细想前因信正该。
此事从来毫不爽，不须疑惑不须猜。

话说大宋末年，山东东昌府武城县地方，有个土财主，

隔帘花影

复姓南宫，名吉。他出身市井，乘着一派好时运，做起人家，遂只认做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来，便不守本分，凡事竟不管好歹，敢做敢为。果然运好，偏生做着，就得一注财利，故一发做得胆大了。后来做出了名，就费些势力，扭曲作直，也要做成了。由此做去，虽做得快活，就有些做人都害怕了。他见人害怕的多，恐防暗算，只得用些资财，干了个千户前程，将身子遮盖在大权贵的官府名下，使人算计他不得，故地方乡党俱让他三分。

这南宫吉，论他做事强横，虽然是个小人，却有一段好处，为人慷慨慈祥，绝不难为穷苦之人。有人奉承得他快活，便要他周济些银钱，他倒不吝。故此，就有一班小人朋友，在他门下走动，捧他的臀，呵他的卵胞，说他是个豪杰，称他是个福人。他竟信以为真，故使着一篷风，时时伤些天理，竟不自知然。细细想来，他别事伤的天理也还有限，独到了女色二字上，便死也不顾了。

他娶了一个正室，姓楚，小名云娘。她为人甚是贤惠，又生得姿容秀洁，要算八九分人才。这南宫吉若是个安分守己之人，娶了如此一个妻子，便终身相守，也不叫做房帏寂寞了。谁知这南宫吉淫心太重，看了桃花红得可爱，又想着李花白得可怜，便东勾西引，一连就娶了五六个。一个陶氏，绰号银纽丝；一个木氏，绰号红绣鞋。这两个更觉妖冶，最为南宫吉所溺爱。还有一个乔氏，叫做倩女，原是娼妓出身；还有一个卢氏，小名叫做燕姐，人就顺口称她做卢家燕；还有一个叫做袁玉奴。还有一个丫环，叫做红香，颇几分颜色，也是南宫吉收在身边用的。

若论财主家，这五六个妻妾，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财明媒

第一回

正娶了来家，虽说犯分，却也还不伤天理。怎奈他都是先看上，钻狗洞偷到手，然后倚钱势歪厮缠，千方百计谋了来家；不是透捉她的家财，就是谋害她的夫命。如此作为，你道伤天理不伤天理！所以天理不容，只活到三十三岁上，就一旦暴病死了。

若论他既一身死了，便有些冤债，也可算作偿了。谁知这冤债不是糊涂偿得的，有一分定要还他一分；生前不能偿，死后也要偿的；自身不能偿，子孙也要偿的；今生不能偿，后世也要偿的；万万不爽，所以叫做“三世报”。但偿在眼前，人便知道他从前的过恶，便欢喜道：“这是现世报了！”若报到死后，或是子孙、或是后世，人便有知有不知；就知道些影响的大意，也不知天理之报应一一如此之巧妙。故书窗闲暇，聊将这南宫吉死后与子孙后世昭报之事，细细拈出，请世人三餐饭罢时一着眼，五夜梦回里一思量，也可见积善降祥，积不善降殃。天理之昭然有如此，稍于人事之邪心收一收，庶不负一番立言之意。正是：

淫乱人心纠不住，奸邪王法也难查；
唯存天理昭明报，点滴毫厘不许差。

话说这南宫吉，平生所为不端之事非一，一时也不能细述，盖其大意，前已表过。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阎罗奸恶，逞了半生的市井强梁；苦挣的家财，不减泰山北斗，盖造的房屋，何殊天室仙宫；坐拥着大妻小妾，呼使着百婢千奴。谁知乐极悲生，泰消否至，一旦贪淫死去，过不得一二年，奸骗来的婢妾，早又被别人奸骗了去；附和他的一班损友，早

隔帘花影

又去附和他人；家人小厮逃者逃，盗者盗，十人中存不得一个；生意买卖，原不是将本求利川流不息之计，故伙计生心，渐渐不能如前。再过些时，消的消，折的折，竟一文也没得进门。忙检点家中的时势，有如秋叶之落，又有如春雪之消，不是动人嘲笑，就是惹人谈论。还亏得他这个正室楚云娘，是个有志气能贞守的妇人，又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做慧哥，替他撑持门户。此时家人只有一个泰定不改常，守着不去，使女只有细珠，已配与泰定做媳妇，有些仗义，跟随度日，其余尽皆星散，不知去向。

到了徽宗二十年间，又不幸遇着金兵入寇，把汴京围了，掳掠金银子女无算。此时山东、河北地方，传闻得俱被金兵破了。过不多两日，又闻得济南府也破了。众人都议说：“武城去临清不远，况一向富庶有名，怎能保得金兵不来屠戮？”此时金兵尚不知在何处，早有无数地方土贼，乘着人心慌乱，东西放火，假招摇说是金兵来了，四下里唬吓人家。那些胆小的，早逃的逃，躲的躲，纷纷不绝。泰定打探得知，只得报与楚云娘知道。楚云娘听了，直惊得痴呆，连话都说不出。欲待随众逃避，偌大的房室家计，却叫谁人看管？欲要守定不逃，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掠去，岂不出丑？我便拼着一死尽节！又想：这三四岁的儿子，一旦也遭屠戮，便要绝了南宫之嗣，倒不如弃了家缘，且留得母子之命，再作区处。算计定了，便叫泰定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了，该锁的锁了，且遮掩一时。

又在家挨了一日，见信息越紧，人家逃躲得络绎不绝，便按捺不定，只得叫细珠抱着慧哥，泰定拿着些盘缠并随身行李，相伴出门。这楚云娘从来出门俱是抬轿子双仆跟随，

何曾自走一步。今见事急，只得步走。走便走，终是不惯，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。才走得三五百步，刚转得一个弯，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，口里只嚷道：“不好了，金兵已在后了！”云娘吃了一惊，便顾不得好歹，只跟定细珠、慧哥，往前急走，及走得出城，心才放些。再回头看时，早不知泰定是在哪里冲散，竟不见来了。欲待要找寻，不敢复入城中；欲要等待，又怕撞着金兵。没奈何，只得随着众人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去。

走了二三里路，忽遇见一个大寺，问人说是“普福寺”。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，也有进寺去寻躲藏的。楚云娘此时已走不动，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。不期这普福寺的僧官，盖造大殿化缘时，曾受了南宫吉五十两布施，时常送盒盘来走动，一向认得楚云娘的。忽今日见了，虽知南宫吉已死，却晓得云娘还是富室，不敢怠慢，只得殷勤款待，留她在一间净室里存身。云娘到了此时此际，便是受恩深处，喜出望外。不料躲不得一两日，金兵来的信息一发紧了。这僧官虽说是个和尚，却身边有些积蓄，也怕有失，便顾不得云娘的生死，竟趁着黑夜，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云娘起来，只见躲难妇人越来越多，这僧官与几个和尚，影儿早已不见，因与细珠说道：“僧官逃去倒也罢了，只是这粥饭却怎生有的吃？”细珠道：“娘且莫要慌，我方才在他香积厨下寻水净面，看见他还藏着一瓮米，在家伙厨底下，我们且悄悄煮吃了，再作区处。”云娘道：“既有米，就好挨了。”二人算计着，到夜静时，佛前取火，煮些稀粥充饥。又苦熬了两日。不期这一日，天还未亮，早有许多人跑进寺来，乱嚷道：“不好了，金兵已进城放火杀

隔帘花影

人劫掳了！城中劫掳完，只怕要到城外来劫掳哩！这普福寺离城不远，恐亦不能保全，还是躲远些的好。”说话纷纷，楚云娘听了，早又吓得心惊胆跳。细珠抱慧哥在怀中，见娘惊慌，也只是啼哭。云娘欲要住下，又见人都害怕躲去了；欲要再寻远处去躲，泰定又失散了，两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，身边无钱，又不认得路，却往何处去好？踌躇许久，看看寺里躲的妇人一个也没了，心下越慌，因对细珠商量道：“人都走尽，眼见的这里存不得身了，只好跟着人，随路去撞了。”细珠道：“没有别法，只好如此。”因依旧抱了慧哥，同着云娘，走了出来。刚走到大殿上，只见佛面前琉璃底下，早有一个老僧盘着脚在那里打坐。看见云娘领着细珠怀抱慧哥，要走出殿去，忽开口叫道：“女菩萨，此处安稳，不消别去。”楚云娘此时慌慌张张，虽看见和尚打坐，却不曾留心细看，忽听明叫她莫去，忙回身一看时，方见那老和尚：

长眉垂作发，细骨结成骸。
厚背山般起，谦腰弓样排。
白头笼雪帽，赤脚踏泥鞋。
妙处请参看，是呆还是乖。

楚云娘细看那老僧，生得有些异像，又见他出言奇异，知是不凡，因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难妇楚氏，难子慧儿，已是寡妇孤儿，苦不胜言。今又遭此兵火之变，去住无门，正在迷途，乞老佛慈悲，指示一条生路！”那老僧道：“生死皆是往因，躲避要有缘法。你母子往因虽远，却此寺与你有缘